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

何处

不 风

谢武稼 著

Y

-

Z

X

I

A

Z

N

U

O

J

I

A

FDG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何处不风流

谢武稼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处不风流 / 谢武稼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12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

ISBN7 - 5059 - 3567 - 4

I. 何… II. 谢…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417 号

书 名	何处不风流
作 者	谢武稼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金 照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责任印刷	浙江鄞县振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6.9
印 数	0001-2500 册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059 - 3567 - 4/I · 2726
定 价	总定价:150.00 元(本册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周时奋

(一)

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人们普遍认为它意味着人类又经历了一个世纪，或者是整整又一个千年的历程，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更能使人想到的，则是与自己共命运的共和国所跋涉的50年不平凡的历程。对于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习惯地用“风风雨雨”来形容它，因为在它的背后，每个人都可能深埋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都可能经历过一段感慨万千的体验，都可能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思考。这就是生活赐给这一代文学家的恩惠，不管你曾经置身于都市尘嚣，抑或穷山僻壤。当代生活、当代体验和当代思考，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坚实的根基。在我们感觉中的这50年，似乎越来越象从独木小桥走向阳关大道，当我们走到1999年这块世纪里程碑时，都会由衷地升腾起一种自豪感，一种为时代、为国家、为人生的充实的自豪感。这似乎印证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部古老经典的说法，《易·乾爻》说：“九九，飞龙在天”。更何况明年又适逢甲子纪元中的龙年。九九，龙之象，阳之极，情之炽，喜之盛。在这种精神基调的主宰下，各行

各业都在爬梳积累、清理成果、总结心得、展示业绩。中共鄞县县委宣传部、鄞县文联组织出版的这一套丛书，大概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从丛书的总称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强烈的面对“新纪元”的意识，当然它不是新纪元的文学产物、而是作为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礼物。鄞县的当代文学发展到1999年，确实也到了有话可说、有实在的东西可以示人、可以献礼的时候了。

(二)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鄞县人，也都是我的朋友。这些人基本构成了鄞县当代文学的基干作家队伍，当然，开列这支作家队伍的名单，规模还可以更庞大一些，因为目前这十位作家，只是囿限于计划出版丛书时均在鄞县工作为对象。因此，我就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简略地叙述一下鄞县当代文学的发展概貌，从而管窥这十位作家创作活动的文学传统与文学环境，以及他们在这—领域中的地位。

鄞县当代的文学运动，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建国初到“文革”，可以看作为“重整期”。这一时期鄞县文学的主要任务不但是对近代地域文学传统的传承，并尝试着有所发展，而且要特别说明的是，正是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变化是，千余年来一直作为县域文化中心的县城宁波，于1949年5月单独析出成为市，因为这一析出同时包含了创作人才和创作氛围的析出。这就向鄞县提出了这一时期重整文化的“地域内核”的任务。就文学而言，这种“重整”首先是一项十分个体化的工作，它具体表现为要在芸芸众生中重新诞生作家和作家群，而作家和作

家群的诞生，就当时鄞县的地域文学基础而言，近乎“想入非非”。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主要文化任务还仅仅是“扫除文盲”，因此，“作家”就更成为一个十分神秘和遥远的概念。何况在当时，只要能够把钢笔字变成印刷的铅字（比如能在地区的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就是一件十分令人景仰的事情。因此我们就要特别地提到如下同志在这一阶段的尝试和贡献：1957年，周冠明的童话《小白杨》由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次年，陈易的小说《敲锣专家》发表于《萌芽》杂志，并开始长篇小说《山阴道上》的创作；同时期徐秉令在省、地报刊上开设杂文专栏《灯下杂感》，有70余篇作品问世；几年后的60年代初期，崔前光的纪实小说《浙东的刘胡兰》和儿童文学《浙东的孩子》出版，成为当代鄞县作家“写书”之始；而以农民歌手面目出现的刘懿伊，开始发表他的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与此同时，县文化馆创办的《鄞县文艺》为梦想成为作家而跃跃欲试的文学青年提供了摇篮。这些努力，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是他们奠定了鄞县当代文学“重整内核”的基石，或者说是埋下了一颗良种。

第二时期的文学可称为“崛起期”或者说是“成长期”，其大体脉络走向与全国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一致。它的发端可以以金学种的中篇小说《茫茫天涯路》为标志，这是一个文学创作十分活跃的时期。充满前卫意识的刘正标、对社会人生给予热切而深情关注的谢武稼、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目光和娟秀笔触描写人生的徐剑飞，都是这一时期小说领域中的佼佼者；同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严凤菊、吴言铭的小说；作为这一时期后起之秀的葛姬华（姬画）当时也在邻县脱颖而出。而在诗歌领域中，张建红（力虹）犀利的笔触，周长城带着哲理思考的诗歌，崔国成朦胧的情诗、褚佩荣（荣荣）隽永的歌

吟，何龙达细腻的抒情，应宏成洒脱的文字，包括孙宁奋、洪定迪、崔富定的诗作，都构成了当时鄞县诗坛的主唱。在散文领域里，东部的卢小东和西部的周小东，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双璧”，而老将周冠明(唐旦)继续孤笔独步于杂文领地。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鄞县的军旅文学，由于海军东海舰队移驻鄞县，一大批军旅文化人在这一时期影响和呼应着鄞县的文坛，李云良的影视文学，崔京生的小说，陈云其、袁吉发的诗歌，以及黄港洲、周冠宁等人的创作，都使这片文学的土地锦上添花。这一时期又是新的文学体裁报告文学显露锋芒的时期，比如拙作《太阳底下是土地》等一系列的报告文学，开始在浙江的圈内引起关注。与全国一样，鄞县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上的“百花齐放”，尽管公允地说这一时期的创作还有较多的稚气，较多的不太成熟，但在艺术样式、风格、技法和个性上，都表现出建国以来最活跃、最有生气和最丰富多彩的特点。

第三时期可以以鄞县作家协会的建立和《东钱湖》期刊的创刊作为标志。县作协的建立既是对前一时期作家队伍的检阅，标志着鄞县作家群的形成，从而结束了长期来作家们“散兵游勇”式的生存形态而以群体的面目成为县域文学的核心，又是鄞县作家群艺术自信心的最充分的自白。文学期刊《东钱湖》的创刊，不仅仅为当地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表与交流的园地，它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举起了一面旗帜，建立了一座航标，把作家协会的号召力变成了一种具有实践引导意义的载体。我们决不能轻视这本期刊对于新生代作家的哺育作用，在这一代作家群里的佼佼者如沈淑波(天涯)、高雅菊都是在《东钱湖》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并由此获得文学的勇气和继续创作的动力。陈云是这一时期杀出来的一匹

“黑马”，他以一种极具天赋的悟解力和实践精神，成为“无师自通”的“文学侠客”。而诗坛怪才童志豪，常常以当代性极强的语言所写的格律诗，又成为鄞县诗坛的一个新的亮点。这一时期文学现象的主要特点是“平行与交替”。它的前期是第二、三代作家所形成的共生共荣的平行格局，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重组和衍变，第二代作家在一度热忱于报告文学(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涉猎过这种时髦而功利的文学新体裁)之后开始分化，有的偃旗息鼓，而有的虽继续创作，但作为“一代群体”的概念，到这个时候已经黯然失色。这也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蜕变，它为第三代作家的脱颖而出留出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因而第二时期后期的基调是“交替”，抑或是“替代”，表现出以第三代作家逐步替代部分第二代作家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文学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周静书的以“梁祝”为主入口的民间文学研究，麻承照对民间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热情和把握，使鄞县文坛不但更显缤纷，而且氤氲着一种学术的气氛。

作为地域的文学成果，不仅要强调产生于本地的文学作品，而且本籍作家在外地的创作，也应当列入关注的视野。因为不管他们对故土在精神联络上有多少紧密度，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在创作中表现出这片土地的文学传统所赋予他们的某些文学特质。当代鄞县籍作家在外埠创作的第一个亮点是胡万春于1950年开始步入文学创作领域，于1956年出版小说《青春》而进入令人瞩目的“工人作家”行列，次年他的自传体小说《骨肉》被世界青年联欢会评为世界优秀短篇小说；同时期，鄞县人中的已经名世的作家也积极地推出了他们的新作，如陈企霞出版了小说集《光荣的任务》，萧珊翻译了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和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初恋》及

《奇怪的故事》；马彦祥与洪深合译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些创作与本地文学的第一时期相并行。与第二时期相并行的是，旅沪的沈善增、叶孝慎在70年代初期分别发表了长篇小说《正常人》和《少男少女们》；陈丹晨出版了《巴金评传》、《陈丹晨文学评论集》和《艺术的妙谛》；陈冠商的译作《十字军骑士》、《显克微支小说集》获波兰文化奖；王小鹰发表了小说《星河》、《忤女逆子》等，成为新时期有影响的女作家；谢友鄞的《马嘶》、《秋诉》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本籍作家的创作虽然都在县域之外，但他们在本地作家中所形成的地域自豪和激励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本地作家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其作用力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的出版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这是一种双重的不易。

一方面，要以个人专集丛书的形式，为十余名作家的作品统一结集出版，这首先表明在一个县的文学领域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作家群体，已经积累起一批相对同等水准的成熟作品，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做到的，这套“文丛”对于鄞县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以一种物质化的集束成果形式，标志着鄞县的文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以三代作家的艰辛奋斗，终于完成了建国初客观地提出来的“重整”地域文化内核的历史性文化使命。我之所以在上面不厌其烦地阐述鄞县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这种阐述已经超出了作为“序言”这种文体的要求，但是只要对这五十年

的鄞县文学史有所熟悉的人，一定会从中感悟到一种惨淡深沉的甘苦，这是艰辛备尝和可歌可泣的五十年，其间的不易是不言而喻的。显然，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所完成任务，如果在旧时代，恐怕会要有数百年的经历和积累。

另一方面，对作家本人来说，它又表明必须有一定量的个人优质作品的积累，只有到达这种质与量的积累时，才可能筛选爬梳后而成集。这对作家本人既是一种鉴验，它客观上排斥了现时实际存在的仅以一两篇歪文混一顶“作家”桂冠的这一类，同时又是一次切实的扶助，“出书不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文坛普遍的叹喟，个中的原因不必细述。因此在这以前，当代鄞县作家的个人文集，大致仅出版了徐秉令的散文集《百味墨痕》，袁吉发的诗集《九月的风景》，周冠明(唐旦)的散文集《濡沫集》，郑祥茂的故事集《聊天百题》，以及本人的散文集《屋檐听雨》和《一半秋山带夕阳》。因此，许多作家都对县文联的这一次“大手笔”感慨万千，也倍感兴奋。

当我们谈及一个地方文化的时候，都喜欢拉扯到历史，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实在太悠久了，不管什么地方，历史总是与人相联系的，比如有人说江浙是“百里百村百才子”，而山东则是“一山一水一圣人”。鄞县这块土地，又何止“百里百村百才子”，这是一个从宋代到清代拥有过1047名进士和7名状元的地方，也是被史学家万斯同描写为“田家有子皆习书”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这里是宋词大家吴文英、诗人张孝祥、元曲圣手张可久、明“末五子”之一屠隆、清代史学和散文大家全祖望的故乡，在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上，这里又产生过诸如朱镜我、冯和仪(苏青)这样有影响的作家。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种地方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的实质是

一种亘古沿承的人文精神，一种顽强地在深层次里表现着地域人文价值的创造力和实践趋向。任何人对于历史来说都是匆匆的过客，但是络绎不绝的过客所留下的脚印，却可以踩踏成一条让后人走出迷津的大路。文化的脚印常常是以著作来印记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历史意义。

1999/11/15

目 录

序.....	周时奋
1、明天的憧憬.....	1
2、红哥儿.....	12
3、冲向太阳黑子的鸽子.....	20
4、夏天里的故事.....	28
5、何处不风流.....	35
6、潮起又潮落.....	50
7、色 差.....	71
8、紊 流.....	84
9、蚕蛾糖.....	92
10、怎能不直面生活.....	100
11、在新婚的日子里.....	109
12、新鸳鸯蝴蝶梦.....	128
13、风 月.....	141
14、潇洒的舞步.....	154
15、风流年华.....	164
后记.....	203

明天的憧憬

生活，五光十色；事业，绚丽多彩。明天，迈着轻盈的步子，悄悄来叩响少女的心扉。她们憧憬着什么呢？

鸣 娟

我邀卉姐、琴妹来我家住几天。这不，我在打扫楼上卧室哩。抹完窗，擦净桌，拖起地板来。尘垢被抹布揩了去，杉木地板显出清晰的纹路——

我爹是庄稼人。他闷头闷气干活，笨嘴拙舌说话。“好好念书，与你二伯一样，做个大学生。”在学业上，他除了这样鼓励我，还能关心我什么呢？小学毕业的程度嘛！懂“the universe and man-made satellites”(宇宙和人造卫星)？ $C_m^n = \dots = \frac{m!}{(m-n)!n!}$ ？原子结构？化学方程式？有时，他张望了我一下数理化作业，启动厚厚的嘴唇，摇着头说：“都是些什么呀！蜘蛛网，铅丝圈，乌龟壳，天书似的。”每每谈起当工人的大伯，做中学教员的二伯，他们的女儿卉红、

琴苕能顶职或招工，他激动了：“你是农民的女儿，也只有识理了‘天机’，才能进入‘天国’的大门。”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读书是偷不得懒的，惟有高考上了榜，终生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罗。但他不理解我的心情，当今世界，创造发明，技术更新，我愿像镭元素那样，为祖国不断地裂变，繁衍出三头六臂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

跨入“天国”的机缘终于到来了。我参加了高考。我对这次考试的自我感觉如何？别人问我，我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爹却从我情绪上判断出情况良好。我实招吧。我可能会得好分数。这回试题不超越大纲范围，都是按“双基”要求，但有一定深度和难度。看看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做着做着，忽而步入曲颈园，犹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哪能不为出题者的巧妙用心叫绝。平日里，我不赞成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着重培养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每一道命题，每一步推理，我非得领会了，心里踏实了不可，决无置身于五里云雾的感觉。我要大学、研究生一步一阶读上去，在学习上有所建树，为祖国科学现代化贡献出力量。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夯实咋行？

高楼，楼房。我不晓得是祖父或许是曾祖留给我们的那栋楼房是怎样夯的基，要不从柱头吊下垂线距柱石尺把远。亏的是木屋结构，柱屏拉柱屏，墙头虽倾斜，房子还没倒——甯，是我想歪了，还是该死的凉鞋滑我一跤？我跌坐在地板上，傻笑了。我打量起这间古老质朴的住室：一铺有挂面的大眠床、一张褪了漆色的八仙桌，几只木箱子。我在这里，入重点高中之前，夜夜坐在灯下做功课，生活得很充实。羞死人！一个少女干吗这般学究？废话！在我的视网膜上，脑荧光屏上，很少出现席梦思床、珠罗纱蚊帐、栗壳色大橱、沙

发椅、梳妆台的形象。我不认为，它们能在我积累知识的过程中起匀加速运动。

我手掌一支，蹦了起来，离地老高。嗨，想飞吗？抓着自己的头发，妄图摆脱地心的引力。不，乘航天飞机去，遨游太空，领略屈原在《天问》中的探索，然后，借助特殊的设备装置，慢腾腾、慢腾腾地作匀减速运动，返回地面，安然无恙。

我服了兴奋剂？Heat helps chemical strange to take place.(加热促使化学变化发生)Dear me.(我的老天爷)不着边际想开去。卉姐、琴妹，你们快来吧。

卉 红

我不这就动身了，鸣妹。祝愿你，我勤奋好学的妹子，高考的胜利者。我嘛，考的是中专。这不只因为我的学业欠佳，还由于中专毕业后，能留在原城市工作。S城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繁华都市。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人流如潮涌的南京路，影剧院，大戏馆，林荫大道，公园，游泳池，海关码头——我都舍不得离开。大学生的名声听是好听，工资级别高是高些，但那要牺牲几多脑细胞，掉几多斤肉。到头来，分配去外地，一辈子挨清冷，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

说我庸俗，贪图安逸，胸无大志，鼠目寸光，我无言答对。作为女孩子，对事业执着追求，像你鸣妹，有几个呢？我欣赏自己标致的模样，也看不惯在热闹街市上翘首弄姿的时髦女郎。她们可以不懂圆锥曲线、参数方程，却有权目中无人，骄傲得像公主。然而鸣妹，你长得肌洁肤净，秀媚灵气，从来把自己看作貌不惊人的村姑。

好像有人说过，聪明的姑娘不该长得漂亮；自然，漂亮的姑娘，理当愚昧无知的了。但是马克思的配偶燕妮，倾国倾城貌，才智过人；镭元素的发现者，二次获诺贝尔奖金的居里夫人，决非东施，可见智慧与美貌并不对抗性地存在。你娇小玲珑的鸣妹，脑袋发达得像个科学博士，居然写出了《K进位制》数学论文。

我今年十八岁，就算十八进位制吧。我进不到大学，进中专；进不到中专，进到普通工人的行列。我懂点儿笛卡儿的解析几何，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日后学会操作车床、牛头刨床，使用液压机。工余，我想看看小说；跳跳交谊舞，广交朋友；听听轻音乐，唱唱抒情歌曲，陶冶性情。允许吗？命运之神！鸣妹邀我来乡下避暑，我干吗不紧不慢呢。

琴 茫

不，卉姐，还是你先跨进鸣姐的卧室。我姗姗来迟了。

我，一个黄毛丫头，现年十六岁，刚读完高一，阅历浅，且生长在小城镇，没见过大场面，视野窄，孩子气重。

爸妈都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一个学文，一个学理，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二十年。他们四十来岁的人，过早地衰老了：鬓边拥有缕缕白发，鱼尾纹爬皱了眼角边。是园丁工作劳累？我想大概是。近几年，他们看到城里部分学生（包括我）吊儿郎当，不好好念书，直摇头叹气。

“反正是不招工就顶职，起啥劲呀！”可我父母的职业是教师。是好？是坏？众说纷纭。园丁培养花草树木，辛苦；有暑期、寒假，休息日子多，不错。人说教学生一杯水，教师

得有一桶水，至少半桶水，起码两杯水。管它几杯水，水总归是水。教师没有好学问，也得有知识，多少暂且不论，冒读书不行。要不，顶职教不了书，当炊事员，你干？

我愣住了。我倒不是瞧不起炊事员。没有他们，哪来香甜的饭菜？我这么个小姑娘，不算傻姐儿，去当伙头军，总感到委屈。谁要我成绩糟，每况愈下。唉，并非我天生与数理化无缘，和外语无份。怪只怪我——

什么？独立思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吓，你甭想俘虏我。读书做官，不盼；发财致富，不指望。去“羊肠小道上竞争”，不愿。我想活得轻松些，自在些。专心致志听课，太乏味，哪比得上想入非非；认认真真做作业，无聊，逛大街、荡公园开心。“你这是油嘴滑舌，玩世不恭。”爸妈着实火了。“是吗？”我嘻皮笑脸地打诨，“人生能有几回搏，还不如人生能有几回乐。”“孽种！”他们气得嘴唇发白，身子打颤，“你还知羞耻吗？”

羞耻？我的心腾地一跳。脸上感到一阵热辣辣，想必燃烧起两朵火灼云。“去乡下和你鸣姐住几天。”谢天谢地，我是要换换环境哩。我祖先劳动养息过的地方，有我的奶汁吮吸吗？或许鸣姐能输给我营养。

鸣 娟

哟，你们俩把我当模范人物了，我要钻入地下躲藏哩。能去地层深处旅行吗？像潜入水下那般自由。岩浆不把你熔了才怪呢。哎，我又想歪了。

卉姐、琴妹，你们到底来了。坐呀，干吗站着憨笑。瞧，我在铺一张木板床。睡它，好练腰板，使你挺拔，竖看有直